

登科記考補正

中

〔清〕徐松 撰・孟二冬 補正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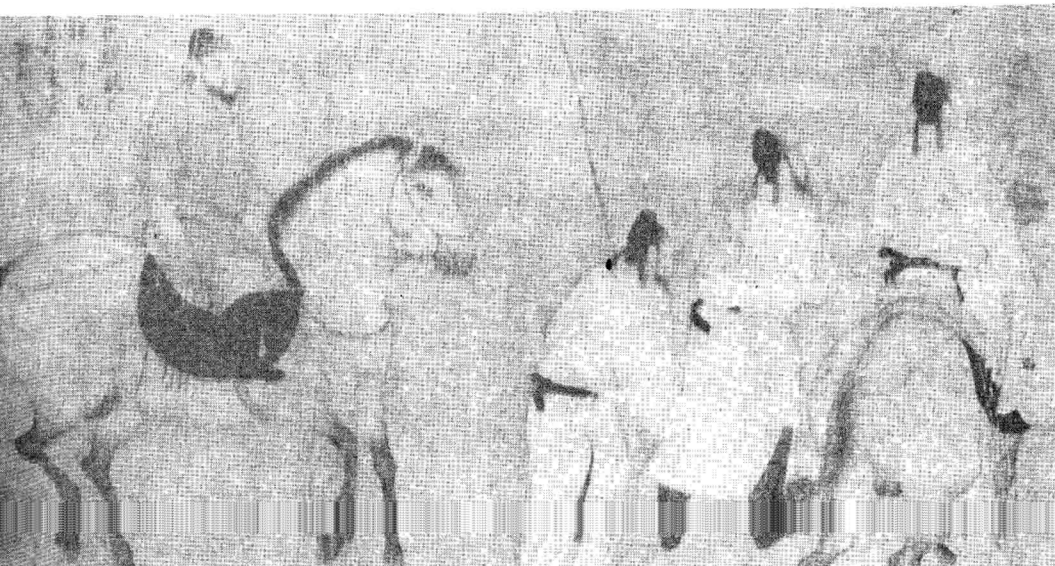
前進士李景前
進士李景前
元和十年

〔清〕徐松撰・孟二冬補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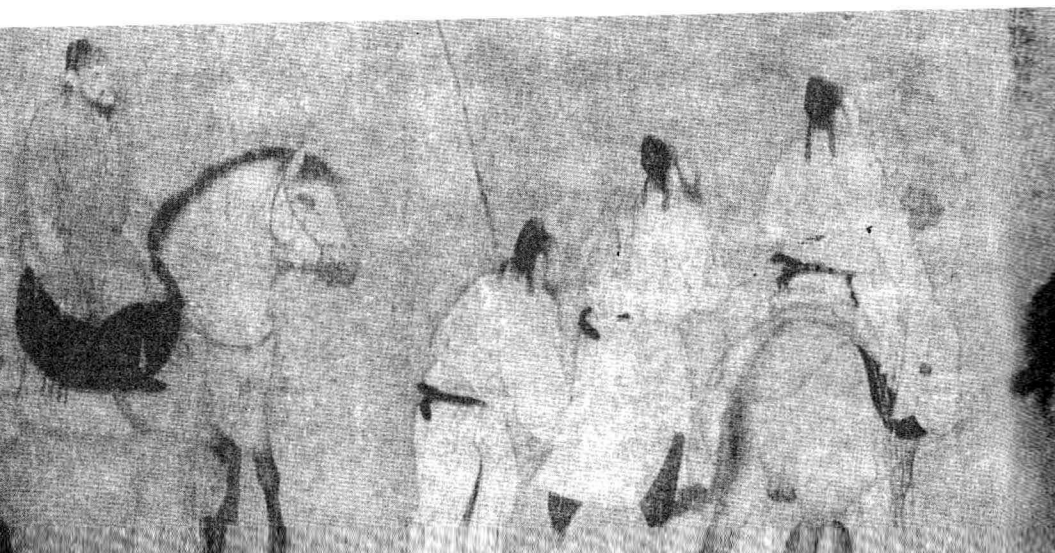
登科記考補正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

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研究項目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「十五」重點規劃項目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

登科記考補正卷十三

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

貞元八年壬申(792)

進士二十三人：試《明水賦》以“玄化無宰，至精感通”爲韻，見《文苑英華》。《御溝新柳詩》，見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。孟按：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引《科名記》：“貞元八年陸贄主司，試《明水賦》、《御溝新柳詩》。其人賈稜、陳羽、歐陽詹、李博、李觀、馮宿、王涯、張季友、齊孝若、劉遵古、徐季同、侯繼、穆贄、韓愈、李絳、溫商、庾承宣、員結、胡諒、崔羣、邢冊、裴光輔、萬璫，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，號龍虎榜。”

賈稜，狀元。

陳羽，《唐才子傳》：“陳羽，江東人。貞元八年，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。”按韓詩《落葉一首送陳羽》。陳羽有《酬幽居閑上人喜及第後見贈詩》云：“九霄心在勞相問，四十年間豈足驚。風動自然雲出岫，高僧不用笑浮生。”

孟按：宋蜀刻本《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》卷二《落葉一首送陳羽》詩題下文讞注：“按《登科記》，羽與公同登正元八年進士第。此當是得第而歸與公別也。”又，五百家注於題下引孫曰：“羽與公同年登第。”

歐陽詹，《永樂大典》載《莆陽志》引《登科記》云：“歐陽詹，貞元八年進士。”《能改齋漫錄》：“歐陽詹第三人。”《唐語林》：“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。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，請獨孤常州及爲《新學記》云：‘縵胡之纓，化爲青衿。’林藻、弟蘊與歐陽詹覩之歎息，相與結誓，登科第。”歐陽詹《有所恨

詩序》云：“予待試京師，六年及第，歸覲故園。”又有《及第後酬故園親故詩》云：“才非天授學非師，以此成名曩豈期。楊葉射頻因偶中，桂枝材美敢當之。稱文作藝方慚德，相賀投篇料愧詞。猶著褐衣何足羨，如君即是載鳴時。”又《與王式書》：“予年二十有一，公範與羣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，而有令予觀國之心。予先與靈源道士、虹巖逸人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，乞從宿志，勤勤懇懇，獲與靈源、虹巖同居者三年。公範與羣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，而流言時至。建中初，因當道廉察故相國常公、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，西湖之禮，丹青目下，程準前期。公範與羣公激勵轉加，予亦稍信云云之勸。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，大人與羣公遂有龍首之會，特詢可否，至於再三。羣公不悔前言，以爲可固可必。人之於予，皆欲其升高致遠。至其秋，大人則有遣從計吏之命，當發之日，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，公範與羣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。離觴既輟，大人誠勗數言，言可切骨銘心。征車云動，慈親嗚咽數聲，聲堪斷腸褫魄，公範與羣公備見聞也。慰上下之望，在乎早成名，早歸寧，予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墜，以深上下之念。汲汲摇摇，如旌如翹。受遣之明年，達於長安，賃廡六秋，禮闈四上。頻竭激昂之力，累爲簸揚之棄。反躬忖己，徘徊又疑。”黃璞《歐陽詹行周傳》：“歐陽詹字行周，泉州晉江人。弱冠能屬文，天縱浩汗，貞元八年登進士第。畢關試，薄游太原，於樂籍中因有所悅，情甚相得。及歸，乃與之盟曰：‘至都當相迎耳。’即灑泣而別，仍贈之詩。尋除國子四門助教。往樂籍中者思之不已，經年得疾且甚。乃危粧引髻，刃而匣之，顧謂女弟曰：‘吾其死矣！苟歐陽生使至，可以是有爲信。’又遺之詩，絕筆而逝。及詹使至，女弟如言，徑持歸京，具白其事。詹啟函閱之，又見其詩，一慟而卒。”韓愈《歐陽詹哀詞》：“貞元三年，予始至京師舉進士，聞詹名尤甚。八年春，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，始相識。”李貽孫《歐陽詹文集序》：“歐陽君生於閩之里。建中、貞元時，文詞崛興，遂大振耀。會故相常衮來爲福之觀察使，有文章高名，又性頗嗜誘進後生，至之日比君爲芝英。君之聲漸騰於江淮，且達於京師矣。尋而陸相贊知貢舉，搜羅天下文章，得士之盛前無倫比，故君名在榜中。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，有韓侍郎愈、李校書觀，泊君並數百歲傑出，人到於今伏之。”按歐陽詹爲第三人，《莆陽志》作第二人，誤。《困學紀聞》：“歐陽生哀詞，閩人舉進士繇詹始，史因之。黃璞《閩川名士傳》，其前有薛令之、林藻。考之《登科記》，信然。”孟按：《全唐文》卷八二五黃滔《莆山靈

巖寺碑銘》：“初，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員外郎蘊貞元中谷茲而業文，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（原注：“四門家晉江泉山，在郡城之北，其集有《與王式書》云甫陽讀書卽茲寺也。”），其後皆中殊科。……歐陽垂四門之號，與韓文公齊名，得非山水之靈秀乎？”

李博，《韓譜》又引姚康《科第錄》云：“李博，實本年末名，《科名記》錄於第四，非也。”韓愈《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》云：“掌書記者三人，其一人隴西李博，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爲之。”

李觀，李觀《帖經日上侍郎書》：“鄉貢進士李觀長跪，薦書侍郎座右。昨者奉試《明水賦》、《新柳詩》，平生也實非甚尚，是日也頗亦極思，侍郎果不以嫌奪妍，不以瑕廢瑜，獲邀福於一時，小子不虛也。而以帖經爲本，求以過差去留。觀去冬十首之文，不謀於侍郎矣，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。十首之文，去冬之所獻也，有《安邊書》、《漢高祖斬白蛇劍贊》、《報弟書》、《邠寧慶三州饗軍記》、《謁文宣王廟文》、《文大夫種碑》、《項籍碑》、《請修太學書》、《弔韓弇沒胡中文》等作，上不罔古，下不附今，直以意到爲辭，辭訖成章。中最逐情者，有《報弟書》一篇，不知侍郎常覽之耶？觀嘗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，有才者許以不一，端文者許以所長，則雖班固、司馬遷、相如未聞若語言，是侍郎雅評掩於三賢矣。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於侍郎，不以帖經疑侍郎也。”李觀《與張字侍御書》：“觀年十有八，再忝鄉薦。身未入洛，家猶寄吳。”又《報弟兌書》：“六年春，我不利小宗伯，以初誓心不徒還，乃於京師窮居，讀書著文，無闕日時。是年冬，復不利見小宗伯。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，乘罷驢出長安。會候人舉烽謂戎來，遂夜馳歸長安，窮處蕭條猶初。”又《上賈僕射書》：“觀，江東一布衣耳。客遊長安五年，以文藝求容。”又《上陸相公書》：“不肖之身，出自大賢門下，其爲幸也，不敢忘也。”按《新書》，觀，李華從子。孟郊有《贈李觀詩》，注云：“觀初登第。”韓愈《李元賓墓誌銘》：“李觀字元賓，其先隴西人也，始來自江之東。年二十四，舉進士，三年登上第。又舉博學宏詞。”又《瘞硯文》云：“隴西李元賓，始從進士貢，在京師，或貽之硯。四年悲歡否泰，未嘗廢用。凡與之試藝春官，實二年登上第。”《摭言》：“始春官氏擢廣文生者，名第無高下。貞元八年，歐陽詹居第三人，李觀第五人。”

馮宿，王起《馮宿神道碑銘》：“年二十六，舉進士。是時明有司卽兵部侍郎陸公贊其人也。又應宏詞科，試《百步穿楊葉賦》，雖爲勢奪，而其文至今

諷之，後生以爲楷。”昌黎有《與馮宿書》、《與馮宿論文書》，五百家注引孫注：“宿字拱之，婺州東陽人。”孟按：韓愈《答馮宿書》，五百家注於題下引孫曰：“宿字拱之，婺州東陽人，公同年進士。”

王涯，《舊書》本傳：“王涯字廣津，太原人。貞元八年進士擢第，登宏詞科。”劉禹錫《王涯先廟碑》：“代郡公早在文士籍，射策連中。”孟按：韓愈《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》詩，五百家注於題下引樊曰：“王二十舍人，王涯也。公《赴江陵途中寄王二十補闕》卽其人。涯，公之同年友，至是爲中書舍人。”《唐才子傳》卷五《王涯傳》：“涯字廣津，貞元八年賈稜榜及第。”

張季友，韓愈《張君墓誌銘》：“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，字孝權，與余同年進士。”又《祭虞部張員外文》：“旌在貞元，俱從賓薦。司我明試，時維邦彥。各以文售，幸皆少年。”孟按：韓愈《唐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府君（季友）墓誌銘》：“張君諱季友，字孝權。……孝權與余同年進士。”五百家注引樊曰：“貞元八年中進士第第八，與公同年。”

齊孝若，令狐楚《薦齊孝若書》：“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，年二十四，學必專授，文皆雅正。”又曰：“孝若相門子弟，射策甲科。”崔顥亦有《薦齊秀才文》。孟按：岑仲勉《跋唐摭言》考崔顥《薦齊秀才書》爲僞作，見《岑仲勉史學論文集》（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1版）。又，宋劉應李輯《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》後丙集卷一《氏族門》：“齊孝（按原誤作“李”）若，唐正（貞）元中陸贄主試，試《明水賦》、《御溝柳詩》，同韓愈、歐陽詹等榜中皆天下孤雋偉傑之士，號龍虎榜。”

劉遵古，

許季同，《新書·許孟容傳》：“弟季同，遷兵部郎中。孟容爲禮部侍郎，徙季同京兆少尹。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，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，才數月輒徙。帝以問絳，絳曰：‘進士、明經，歲大抵百人，吏部得官至千人。私謂爲同年，本非親與舊也。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，豈臣所助耶？且忠臣事君，不以私害公。設有才，雖親舊亦當白用。避嫌不用，乃臣下身謀，非天子用人意。’帝然之。”

侯繼，昌黎《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》：“憶昔初及第，各以少年稱。君頭始生鬚，我齒清如冰。”又有《答侯繼書》。孟按：韓愈《送侯參謀赴河中幕》

詩，五百家注於題下引韓曰：“侯參謀，繼也，與公同年舉貞元八年進士。”又《彙編》〔大和 100〕劉軻撰大和九年（835）十二月十一日《唐故朝議郎陝州硤石縣令上柱國侯公（績）墓誌銘并敘》（北京圖書館藏拓本。參見《補遺》冊四，第 140 頁）云：“公諱績，字夏士，上谷人。……公兄繼以文科入仕。”

穆贊（穆賞），穆贊即穆質，已於貞元元年登賢良方正第，授左補闕，豈有復舉進士之事。至穆贊，亦於大曆五年父寧為和州刺史時已釋褐，為濟源主簿。穆員又於貞元九年及第。則此作贊者，蓋“賞”之訛也。賞為寧第四子。孟按：《全唐文》卷七八四穆員撰貞元十年（794）十一月二十一日《秘書監致仕穆（寧）元堂誌》：“贊等祇荷嚴訓，仕於天朝，贊以御史中丞，質以右補闕，皆以守職不避強禦，並罹遺逐，員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，不敢陷所事殺無辜，賞以監察御史叫帝閣解兄難，迭逢困厄。”按賞救兄贊事在貞元六年（790），見兩《唐書·穆寧傳》及《全唐文》卷七八三穆員撰《尊勝幢記》，其時賞已為監察御史。故此“穆贊”或“穆賞”皆與史不合。又徐松此處著錄穆贊（穆賞）亦據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引《科名記》，似誤，錄此俟考。又參見本書卷二十七《附考·進士科》穆員考（原列本卷貞元九年進士科）。

韓愈，《舊唐書》本傳：“大曆、貞元之間，獨孤及、梁肅最稱淵奧，儒林推重。愈從其徒遊，銳意鑽仰，欲自振於一代。洎舉進士，投文於公卿間，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，由是知名於時。尋登進士第。”《唐才子傳》：“韓愈字退之，南陽人。貞元八年擢第。”昌黎《上宰相書》：“四舉於禮部乃一得。”又《答崔立之書》：“及來京師，見有舉進士者，人多貴之。僕誠樂之，就求其術，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，僕以為可無學而能，因詣州縣求舉。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，四舉而後有成。”李翱《韓退之行狀》：“年二十五，上進士第。”按昌黎《上邢君牙書》云：“二十五年而擢第。”又《北極一首贈李觀》云：“我年二十五，求友昧其人。哀歌西京市，乃與夫子親。”

李絳，《讀書志》：“李絳，贊皇人。貞元八年進士，中宏詞。”劉禹錫《李公集序》：“公諱絳，字深之，趙郡人，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。既登太常第，又以試賦升甲科。”《摭言》：“貞元中，李元賓、韓愈、李絳、崔羣同年進士。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，共遊梁補闕之門。居三歲，肅未之面，而四賢造肅多矣，靡不偕行。肅異之，一日延接觀等，俱以文學為肅所稱，復獎以交遊之道。然肅素有人倫之鑒，觀、愈等既去，復止絳、羣曰：‘公等文行相契，他日皆振大’

名。然二君子位極人臣，勉旃勉旃。’後二賢果如所卜。”《嘉話錄》：“李丞相絳，先人爲襄州督部，方赴舉求鄉薦，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，張常侍正甫爲判官，主鄉薦。張公知絳有前途，啟司空曰：‘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，請只送一人，諸人之資悉以奉之。’欣然允諾。又薦絳弟爲同舍郎，絳感澤殊常之恩。不十年登庸。”

溫商，

庾承宣，《新書·歐陽詹傳》：“詹與韓愈、李觀、李絳、崔羣、王涯、馮宿、庾承宣聯第，皆天下選，時稱‘龍虎榜。’”

員結，

胡諒，

崔羣，《舊書》本傳：“羣字敦詩，清河武城人。十九登進士第。”又云：“羣年未冠，舉進士。陸贄知舉，訪於梁肅，議其登第有才行者。肅曰：‘崔羣雖少年，他日必至公輔。’果如其言。”以太和六年、年六十一推之，是年二十一，傳言年十九者誤。《摭言》：“崔羣，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，與韓愈爲友。”柳宗元《送崔羣序》：“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朝（曹）。”韓注：“貞元八年，羣試禮部，中其科。”孟按：《劉賓客嘉話錄》：“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，謂李二十六程曰：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，直是聰明過人。”又，韓愈《遊青龍寺贈崔羣補闕》詩，五百家注於題下引集注：“羣字敦詩，清河人，公同年進士。”

邢冊，按《昌黎集》《同年祭張季友文》五百家注引舊本作“維元和十年月日，中書舍人王涯，考功郎中、知制誥韓愈，禮部侍郎崔羣，京兆尹許季同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，河中節度判官、殿中侍御史邢冊等”。

裴光輔，

萬璫。以上全榜，見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引《科名記》。

明經科：

周匡業（周匡著），歐陽詹《送周孝廉擢第歸覲序》云：“始未與周相接，二年間於貢府稠人中見之。年甚華，神甚清，英如穎如，若金在沙，若松在林。常奇之，曰：‘誰家千里駒，可羨也。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耶？’今春獻藝，果登孝廉上第。予以片言隻字進，亦同年成名，既昔情所佳，又今跡斯

叶，或因有觀，獨與之語。宮商起於朱紘，薑桂在乎太牢，泠然可聽，芬乎可嘗，已比鄰誼之玉，思懷陸續之橘。夏五月，自京而東，賃陋居，迴軒見別。予則不敏，輒奉以言：‘會稽之竹既斲矣，宜羽之，荆山之璞既琢矣，宜礪之。雖休勿休，古有光大。晨昏之暇勿忘，則疊札之望可酬，連城之價可取，勉哉。有如君材，蓋不易得。’”按《永樂大典》引《清漳志》：“周匡業，明經科及第。”則周孝廉是匡業也。匡業即匡物之兄。孟按：周匡業或作“周匡著”。《輿地紀勝》卷一三一《福建路·漳州·人物》：“周匡物，龍溪人。唐建漳州，州人未有業儒者。先生兄匡著以正元第，而匡物與潘存實讀書於天城山。至元和，匡物擢第。唐世漳之登第者，始於周氏兄弟。天子賢之，勅封天城山爲名第山。”又見《明一統志》卷七十八、《萬姓統譜》卷六十一，然二書言“匡物兄匡著擢貞元進士”則誤。

林薦。明林俊《見素文集》：“薦，拔第四子。貞元十二年，侍郎陸贄下明經及第。”按陸贄知貢舉在是年，言十二年，誤。孟按：四庫本《福建通志》卷三十三、光緒《莆田縣志》卷十二皆謂薦貞元十二年擢明經第。

諸科八人：

張□。韓愈《贈張童子序》云：“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。”《考異》云：“童子以貞元八年升於禮部。”

博學宏詞科：試《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》，見《玉海》。按《文苑英華》有《鈞天樂賦》，以“上天無聲，昭錫有道”爲韻。裴度、陸復禮、李觀皆有賦，爲宏詞試題無疑。

陸復禮，

李觀，

裴度。《唐詩紀事》：“是歲陸復禮第一，李觀、裴度次之。”明張燧《千百年眼》云：“裴晉公度，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。”按晉公於劉太真下第進士，此云及第者，蓋登宏詞科也。《舊書·裴垍傳》：“轉殿中侍御史，尚書禮部、考功二員外郎。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垍考詞判，垍守正，不受請託，考覆皆務才實。”是此年宏詞考官爲裴垍矣。惟《文苑英華》只載三人，而晉公爲第四，未知闕者何人。孟按：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二杜牧《上宣州高大夫書》：“元和中宰相河東公、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。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。”又兩《唐書》本傳

亦皆載度登宏辭科。

知貢舉：兵部侍郎陸贄。《唐會要》：“貞元七年，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。時崔元翰、梁肅文藝冠時，贄輸心於肅。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，升第之日，雖衆望不愜，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，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。”《摭言》：“陸忠州榜，時梁補闕肅、王郎中礎佐之，肅薦八人俱捷，餘皆共成之。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。事見韓文公《與陸修員外書》。”《舊書·吳通玄傳》：“通玄與陸贄爭寵，會贄權兵部侍郎，知貢舉，乃正拜之，罷內職，皆通玄譖之也。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，參從子申，嗣號王則之從父甥也，潛結吳通玄兄弟，爲參共傾陸贄。則之令人造謗書，言贄考試舉人不實，招納賄賂。德宗知之，罷參知政事，尋貶柳州司馬。申錦州司戶，李則之昭州司馬，通玄泉州司馬。”《順宗實錄》：“陸贄真拜兵部侍郎，知禮部貢舉，於進士中得人爲多。八年春，遷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。”丁居晦《重修承旨學士壁記》云：“陸贄，貞元三年丁憂。六年，遷兵部侍郎，又加知制誥。七年，出守本官。”孟按：韓愈《與祠部陸修員外薦士書》：“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，愈時亦幸在得中。”五百家注引孫曰：“正（貞）元八年陸贄知貢舉，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，公與焉。”

賈稜《明水賦》曰：“祭祀上潔，精誠克宣。伊明水之爲用，諒至誠以爲先。積陰以成符，嘉應於冥數。以鑑而取感，無私於上玄。將假以表敬，式彰乎告虔。皎皎泛月，灩灩降天。既稟氣在陰，亦成形於夜。有無雖繫於恍惚，融結寧隨於冬夏。明者誠也，我則暗然而彰；水惟信焉，吾非倏爾而化。徒觀其清霄霧斂，朗月輪孤。鑒清熒而類鏡，水滴瀝而疑珠。混金波而共潔，迷玉露而全無。感而遂通，配陽燧之爲火；融而不涸，異寒冰之在壺。彼既無情，此何有待。始同方而合體，寧望遠而功倍。故能佐因心於霜露，均潤下於江海。有形有實，徒加以強名；無臭無聲，孰知其真宰。是以昭其儉，潔其意。含水月之淳粹，

脩粢盛於豐備。作玄酒而禮崇，登清廟之誠貴。嗤潢汙之野薦，陋甘醴之莫致。祀事孔明，其儀既精，無朕而有，不爲而成。二氣相臨，本自蟾蜍之魄；三危莫比，殊非沆瀣之英。至道自玄而兆，醴泉因地而生。原夫月麗於天，水習乎坎。物有時而出，故方諸而夜呈；事有朕而因，故陰靈而下感。大滿若沖，其來不窮。風塵莫染其真質，天地不隔其幽通。況國家崇儀禋祀，薦敬旻穹，方欲行古道，稽淳風。客有賦明水之事，敢聞之於闕宮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陳羽《明水賦》曰：“彼美明水，含精自天。孤影流輝，乃凝空作潤；萬靈來享，故爲酒稱玄。所以貴新滌慮，殷薦告虔。水本涵清，表至深之心著；明以比德，惟馨香之義全。想夫含氣遙空，成形永夜，出陰鑒則凝清自美，對明燭則搖光相借。至誠所感，同就溼而流；大饗是資，若待神而化。斯可謂至精無朕，明誠有孚。泛清月而乍融乍結，洗輕煙而若有若無。潤而鮮，見湛露之濡金鏡；晶兮潔，類清冰之在玉壺。至若高天委秋，皎月分彩，氤氲既合，精粹斯在。方昭德以降神，異趨下而歸海。是知嚴而敬者其德大，潔而祀者其福倍。繫景命之不渝，豈成功之不幸。原夫明水之初化也，天子齋心，司烜藏事。望靈月，露炎燧，皎晶浮光，清泠在器。自無而有，知靈化之不測；應感而來，知神物之斯至。其或崇國祀，設方明，備禮樂，潔粢盛。用陶匏之器，薦蘭栗之牲。秩神祇而配坐，望天地之含精。匪明水而神不降，無明水則祀不誠。是以明處作離，水居爲坎。諒明水之潛化，本陰陽之所感。其名也合五行之德，其用也冠三酒之功。泊爾味淡，凝然

色融。至馨無臭，至潔含光。則是水也，與靈物幽通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歐陽詹《明水賦》曰：“智之不測，有明水焉。方諸在手，圓月居天。象質遐分，則迢遙而迴遠；精華潛合，遂滴瀝以流連。可謂妙自斯妙，玄之又玄。茲道也自何而來，彼靈也從何而借。越杳杳之蒼昊，滋遙遙之永夜。望蟾魄而光彩殊流，端蛤形而清泠忽下。等陽燧之通感，實柔祇之闕化。豈非月包陰德，蛤乃陰餘，英精合契，氣類相符。共稟坤而配坎，諒交津以有濡，是理焉，自取之乎必有；斯水也，遂生之於本無。精潔可嘉，清明斯在。湛玉露以無垢，入犧罇而有待。處疊實爵，今則由於鬯人；置下升堂，以不聞乎真宰。觀其所自，原夫所致。臨庭目擊，雖從陰鑒而來；向月心祈，允似上天而至。來莫我繫，至莫我精。棄本不仁，故存名而曰水；從儀酌號，遂表性以稱明。信可薦宗祏，祈上清。是故祭先展敬，類帝昭誠。首三酒而上獻，掩五齊以先行。招百神之景福，致萬姓之惟真。無益下人，鄙玉漿於夜漏；自求其溢，哂珠露於金莖。遊原習坎，固有旁感。處陸騰空，不無玄通。龍吟雲而致雨，虎嘯谷以來風。動無千里之燠，潤纔百里之功。豈若以握中之瑣細，映天上之瞳矇，精液下融，神人以崇，而福祿攸同者乎！”《文苑英華》

韓愈《明水賦》曰：“古聖人之制祭祀，必主忠敬，崇吉蠲。不責其豐，乃或薦之以水；不可以瀆，斯用致之於天。其事信美，其義惟玄。月實水精，故水其本也；明爲君德，因取以名焉。於是命烜氏，候清夜。或將祭圓丘於

玄冬，或將祭方澤於朱夏。持鑒而精氣旁射，照月而陰靈潛下。視之不見，謂合道於希夷；挹之則盈，方同功於造化。應於有，生於無。形象未分，徒逞離婁之目；光華暗至，如還合浦之珠。既齊芳於醴酒，詎比賤於潢汙。明德未馨，神功不宰。於以表誠潔，於以誠荒怠。苟失其道，殺牛之祭何爲？如得其情，明水之薦斯在。不引而自致，不行而善至。雖辭麴蘖之名，實處罇罍之器。降於圓魄，殊匪金莖之露；出自方諸，已似鮫人之淚。將以贊於陰德，配夫陽燧。夜寂天清，煙銷氣明，桂華吐耀，兔影流精。聊設教以取水，伊不注而能盈。霏然有象，的爾而呈。始茫茫以霜積，漸微微而浪生。豈不以德叶於坎，有類則感，形昭在空，氣應則通。鶴鳴在陰之論不謬，武嘯於谷之道可崇。庶令知聖真之無黨，驗天地之至公。竊比大羹之貴味，幸希薦於廟中。”《文苑英華》、《昌黎集》。

賈稜《御溝新柳詩》曰：“御苑陽和早，章溝柳色新。託根偏近日，布葉乍迎春。秀質方含翠，清陰欲庇人。輕煙度斜景，多露滴行塵。裊裊堪離贈，依依獨望頻。王孫如可賞，攀折在芳辰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陳羽《御溝新柳詩》曰：“宛宛如絲柳，含黃一望新。未成溝上暗，且向日邊春。嫋娜方遮水，低迷欲醉人。託空芳鬱鬱，逐溜影鱗鱗。弄色滋宵露，垂枝染夕塵。夾堤連太液，還似映天津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歐陽詹《御溝新柳詩》曰：“東風韶景至，垂柳御溝新。媚作千門秀，連爲一道春。柔荑生女指，嫩葉長龍鱗。

舞絮迴青岸，輕煙拂綠蘋。王孫初命賞，佳客幾傷神。芳意能相贈，一枝先遠人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李觀《御溝新柳詩》曰：“御溝迴廣陌，芳柳對行人。翠色枝枝滿，年光樹樹新。畏逢攀折客，愁見別離辰。近映章臺騎，遙分禁苑春。嫩陰初覆水，高影漸離塵。莫入胡兒笛，還令淚濕巾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馮宿《御溝新柳詩》曰：“夾道天渠遠，垂絲御柳新。千條宜向日，萬戶共迎春。輕翠含煙發，微音逐吹頻。靜看思渡口，迴望憶江濱。裊裊分遊騎，依依駐旅人。陽和如可及，攀折在茲辰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* 劉遵古《御溝新柳詩》曰：“韶光先禁柳，幾處覆溝新。映水疑分翠，含煙欲占春。悠悠遲日曉，裊裊好風頻。吐節茸猶嫩，通條澤稍均。遠和瑤草色，暗拂玉樓塵。願假騫飛便，歸棲及此辰。”孟按：此詩原無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一八八補。

陸復禮《鈞天樂賦》曰：“何上天之默默，有鈞天之可名。蓋德至而則至，從無聲而有聲。和樂發音，與夢寐而潛契；精誠自感，何耳目之能營。懿乎玄德升聞，天降靈貺。匪同乎搏拊之和，豈在乎霄雲之上。感夫心志，達乎肌膚。都萬物而有喜，聞九奏而可娛。其靜也寂寂，其動也于于。異霜天之鐘應，同漢月之山呼。肸蠁今乍有，杳冥今若無。表穆公之休烈，爲簡子之祥符。以遨以遊，實我之獨得；不考不擊，豈他人之是愉。惟茲至樂，信夫玄造。非天私於二君，惟天響疑當作“響”。於有道。不然何融

融洩洩，發於自然，萬籟不雜，八音相宣。且降權以入夢，知惟德之動天。實深乎骨髓之內，豈專於視聽之前。惟寤語之有悅，何言詞之能全。至哉無金石之迭代，無宮商之先後。忽變化於合漠，韻鏗鏘於妙有。既登不死之福庭，自諧保生之仁壽。則知夫天可通兮，道可守。自感應之無差，知影響之不苟。降鑒匪遙，德音孔昭。鄙未善之周武，甚盡美之虞韶。豈獨聆之兮四肢酣暢，感之兮心神洗滌。將使道德之不昧，必受如斯之殊錫者也。”此篇今本《文苑英華》闕名，茲據《永樂大典》載舊本《文苑英華》補。

李觀《鈞天樂賦》曰：“異哉天帝之樂，其可聞乎。美矣盛矣，神夫至夫。謂其有不見其有，謂其無不見其無。是惟德盛者能感，匪詞工者足愉。故昔秦穆之寐也，去乎人間，卽乎天上。豁若有遇，杳若無妄。太音嘈兮交作，上帝儼以延望。百神紛紜而齊赴，萬變合杳而殊狀。日月正其東西，星辰分其背向。乃有地祇上謁，天仙下朝。奕奕翩翩，霓裳羽蓋之薦集；砰砰磕磕，撞鐘擊鼓之相囂。舞之者傴僂而中節，歌之者洩洩而匪驕。其疾武足畏，其徐文足昭。遇之以神，殊季札之觀魯樂，而忘味類宣尼之聽《韶》。是知窮深極厚，於何不有。罕見其真，莫尋其首。德聲及於無外，協氣積於虛受。駭矣乎樂以和，和之至而天用作，天之神而樂克宣。其動也與元氣迭運，其靜也與太虛相全。噫乎哉，不可階升者天道，但見夫乘虛躡浩。乍如周文之夢，實異季路之禱。獲覩天樂之和羅，神工之擊考。是天之所合，道不虛行。九奏未終，初疑八佾；三嘆既退，方異《六英》。徒觀夫鏗鏘之內響，優柔之正

聲。六幽爲之震魄，七曜爲之重晶。而莫識其曲，達其情。既覺既悟，如喜如戚。天樂之遺音在耳，天神之仿像猶覲。顧何德而承之，受祉於天錫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裴度《鈞天樂賦》曰：“嘉大樂之同和，惟上帝之申錫。豈功成之可致，必神遇而來覲。吉夢足徵，奇音無數。爰昇天表，備聽乎繳如繹如；方悟人間，徒聞乎擊石拊石。想夫秦穆、趙簡，遊魂太清。下連霄而無覺，上和奏而有聲。感之深，殊九變之曲；神而化，異三代之名。則知昭假於下，潛通在上。俾晝作夜，既尚寐而冥濛；好樂無荒，乃克諧而瀏亮。翕然並作，隱爾盡暢。所以娛其精誠，所以滌夫昏妄。既而受天錫，降天衢。空恍惚於沖漠，猶髣髴於虛無。餘響悒悒而在聽，撫躬眇眇而異途。原夫育萬靈，騰九有。縱未央之娛樂，表不息之悠久。永爲二主，觀樂鈞天。假夢中之高會，豈邦內之驪然。未若我皇，沖一氣而獨運，協六律而相宣。發善令爲鐘鼓，播仁聲於管絃。將興慶於乾坤之內，非取樂於耳目之前。不識不知，順天之道。傍流喜氣，寧候於鏗鏘；盡得歡心，詎資於擊考。斯乃常聞於率土，不闕於重霄。致中和而廣被，誠教化之孔昭。是曰鈞天之樂也，又何《萬舞》之與《九韶》。”《文苑英華》

陸復禮《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》曰：“春仲令初吉，歡娛樂大中。皇恩貞百度，寶尺賜羣公。欲使方隅法，還令規矩同。捧觀珍質麗，拜受聖心崇。如荷邱山重，思酬方寸功。從茲度天地，與國慶無窮。”《文苑英華》